

## 晨起闻雀歌

□刘鹏飞(安徽阜阳)

如今,来我家最多的小鸟就是麻雀了。有时三两,有时一院子,叽叽喳喳,蹦来跳去,唱个不停。小麻雀来我家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家院子里的石榴树上有吃的,有时是馒头,有时是面包,有时是水果,有时是香肠……那是我故意弄上去的,就是给它们准备的。

我给小麻雀准备吃的,已经有两年时间了。那是大前年的冬天,快过年的时候,我在院子里的铁丝上晾晒自己做的香肠,隔着玻璃窗我看见几只小麻雀在铁丝上啄香肠,正想出门驱赶它们,却停住了,我忽然发现这群小麻雀的动作是那样优美,那样和谐,它们有的勾着头啄,有的展翅飞着,一副旁若无人,饥不择食的样子,煞是可爱。

也许是城市里很难见到小鸟的缘故,小麻雀在我眼中也是特别的美,从那以后,我常常在院子里的石榴树或者是铁丝上挂一些小麻雀喜欢的食物。你还别说,小麻雀真的天天来我家,一天也没有落过,无论刮风下雨,酷暑严冬。

小麻雀喜欢叫喜欢跳,它们很少闲得住那张嘴巴。有时一只先落下来,见院子里非常清静,就伸长脖子朝院外的枝头高叫,那是在逗引它的同伴,一个双音节招呼过去,同伴领会,回它一个急促的单音节,于是双双结伴,一起来我家石榴树枝上或者房檐下又唱又跳。特别是每天清早,晨光一露,麻雀就欢快地叫了起来。有时它们也懒得搭理别人,叽叽咕咕自说自话,偶尔回过头来梳理一下自己并不漂亮的羽毛;有时又眯缝着眼缩着头,不知是小憩还是在沉思。

今年春天,我发现有两只小麻雀老是往房檐下的小洞里钻,出于好奇,搬来梯子爬上去用手往小洞里一掏,见五只露着鲜红的肉,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毛的小麻雀闭着眼乱爬,显然是刚刚孵出的,这样的小家伙我小时候见多了,几十年过去,它们依然还是那样面熟。刚孵出的小麻雀不像小鸡小鸭那样一出壳就毛茸茸的非常好玩,这样肉红红的小麻雀是不能离开父母的,它们如果离开了温暖的巢和老麻雀的怀抱,就很难养活,只有死路一条。

过了几天,性急的我又爬上去看看小麻雀什么样子了,这时候它们已经长了一身漂亮的绒毛,嘴的两旁,还各有一条黄线,这就是我小时候见的“黄嘴丫”了。看着它们张着要吃要喝的样子,我忙找来香肠渣,它们吃得可欢了。小麻雀只有这时候养能喂得活,它们一旦长成,被人捉住,就再也不肯张嘴了,宁愿饿死,也不吃嗟来之食。这一点,我倒认为是麻雀的高贵之处了。

现在,我还天天给麻雀准备食物,麻雀更不忘天天来我家唱歌,我不喜欢养鸟,更不喜欢养笼鸟,但我却喜欢养这群麻雀,因为这群麻雀天天给我歌声,天天给我欢乐。



鹤舞寒冬 王建威 摄

## “艳遇”西峡

□祁娟(河南南阳)

艳遇这两个字读起来有绵软温热的感觉。似乎有一种不期而遇的暧昧,一种令人神往的游离。是的,还未遇见,就已经期待了。

以前曾读过一篇关于艳遇西峡的文章。在桂林的西街,幽暗的酒吧里,一些互不相识的来自各地的人,在悠扬的萨克斯中喝着调好的酒。一些眼神的胶着,一些心灵的碰撞就此开始,作者在那样相互若有似无的距离中沦陷,艳遇了。

而对西峡的期待遇见,不仅仅是那些诱人的景区的描绘,或许还有想见的人。

也许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艳遇呢。

最早对西峡的认识,是一罐鲜美的香菇酱,它令我的味蕾绽放,还有来自那里甜香可口的猕猴桃。而那些秀美或奇险的景区也在遥遥地吸引我了。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,距离我200多里?

自读了雪峰老师的文章后,对西峡更加深层的迷恋了,那样的深山该出怎样的凤凰,该出怎样的才俊和令人喜欢的文字。

我几乎沉醉在他文字细节的描述里,沉浸在如春天那打开的花瓣一般,一层一层的馨香里。

但生性木讷的我几乎不敢跟他联系。一次雪峰老师的电话突然打来。

我心跳了许久,停顿了一会才大声喊:是您吗?雪峰老师。他在电话里声音斯文地应了句,是我。

紧接着,我一连串急急地问,在哪?在南阳?他朗笑,西峡。

电话聊了多久,什么内容,我都忘了。反正挂了电话,我一直忍不住笑了。

我终于明白那些崇拜偶像的人是怎样的心情了。

所以,在秋光大好中我去了西峡。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,路两边的风景快乐地蔓延着,四十几分钟的样子便下了高速。

西峡到了。太阳正午。我有些睁不开眼睛。

雪峰老师在不远的地方向我们招手。我快步走过去,握住了他宽厚的手。

我有些拘谨,不知说什

么。只是就那样抿着嘴笑了。电话里大呼小叫的,见了面却安静地一言不发。他微笑着看过来,然后又看了我一眼,大概是我的寡言令雪峰老师诧异了吧。他以为我是活泼的。

而我多年养成的克制习惯,会克制内心的狂澜,将它们轻轻赋予表面的是淡然。这无耻的淡然!让我的热爱冷处理成握手而已。

我原本想拥抱下他的。

这是位外形粗犷实则内心俊秀的人。一如他的文字。他在《生命之蕊》里写道:坐在安静的葡萄架下,仰望那一簇簇摇曳的绿叶,我对一切都充满了敬意,无论生命的,还是被我们视为非生命的……一切都是有自己的梦想和灵魂的。

他是蜚声海内外的知名作家,却平易近人,温文尔雅。先带我们参观西峡刚建成的一个叫作美丽小镇的地方。镇上杨柳袅袅环绕着的是灰白色墙壁的两三层的楼房,顶端是人字形的,房檐清一色的褐,镂空的木窗,不规则地罗列,有金黄的菊、大红的菊灿灿地开在街道的边上,还有小桥流水。有的门前摆放着山间野菜和果子,若再来一声婉转的卖薯粉,那就是恍然江南,是余秋雨笔下的江南乌镇了。

这一眼便惊艳的小镇是雪峰老师和一帮文人雅士参与设计的。

小镇紧挨着小城,我们一路穿行,有井然有序整洁的每一条街,有或急或缓的脚步,祥和的笑容、工坊、美食和宽大的广场。那球场上生机勃勃的奔跑和跳跃,那些怒放的月季,点缀着高楼。淳朴的山城夹带着现代时尚扑面而来,如秋光的色泽令人倾心了,如遇故人,如遇生命的日常欢喜,就那么令人目光灼灼了。

这是一座会呼吸的小城。周围的山林覆盖率百分之八十,呼上一口满满的绿林负离子,并饱含着果香甜蜜的味道。走过那座横跨跨河的桥,就是郊外。

成片的类似于葡萄架似的一片一片的猕猴桃架在眼前铺陈,墨绿得化不开,猕猴桃的果沉甸甸地欢实地挂着秋的丰盈,那丰盈里面有劳动

者的喜悦。一簇簇鸡冠花在田地在路旁闪着艳丽的光彩。那些乡村的构造也是别具匠心,一样的江南做派,巷子里有年代感的邮筒,多个栩栩如生的铜雕塑和一些水车石磨就那么随意地出现在视线里。女人们在院子里洗衣服,在奶着孩子,身旁卧着毛线团似的小花狗。

想来这是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了,这是远离了喧嚣和闹市,远离了沧桑的滋润。

一抬眼,几步路就是山,群山连绵。雪峰老师每走一个类似关卡的地方都会讲出一个故事,这里是小日本被打败的地方,那里是哪吒庙……我认真地听着,感受他的博学。

一些叫不出名的树,各种不知名的树,古老的,年轻的,默默地与山为伴。一些小小的野花,俊俏的,野性的,独自欢娱。一条清冽的溪水蜿蜒着淌过,小螃蟹笨拙地爬来爬去,被小鱼的波浪戏弄。茱萸玛瑙般地在太阳底下红得透亮。

满山都是,茱萸正红。半山腰棚子种植的香菇也在肥美地生长。当登上了西峡的苍翠山峦,身心俱安了,身边还有热爱崇拜的人,但还少了谁呢?

突然地就发现这是一方安静且充满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了。小城及周边有富足满足着的人家,到处弥散着果蜜的香甜,还有一群文人雅俊在这桃源里播下多情的篇章,盛赞她的美。

在这里仿佛能够把所有的浮躁和疲惫融化掉,生命也变得熨帖,也许,这是一种隐蔽,一种内敛,但绝不是逃避。

我对这些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方式总产生出莫名的渴念,认为它是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。

西峡初遇,就给我感觉如此。还未领略其他风光的磅礴和宏伟,就被她的安静所吸引。那晚,从不沾酒的我就着升起月光,和雪峰老师他们对酌了几杯。听他们谈文学,畅谈人生。

在这个微醺的月夜,我和西街的她一样,无法自制地沦陷了。

## 448.恩爱如初

元末重臣也先帖木儿常年担任御史大夫,工作搞得非常出色,但夫妻关系一直处理不好,跟妻子好几年连话都不说。谁劝也没用。

此时,朝中有位翰林学士去世,也先帖木儿派人代表自己去吊唁。此人回来汇报情况说:“翰林大人有十五位夫人,我吊唁时她们都在吵吵闹闹争家产,毫无悲凄之情。唯有翰林大人的正房夫人守着灵柩独自落泪。”听了此话,也先帖木儿默默无语。当天晚上,他回到家中就与夫人恩爱如初。

## 449.偏安杭州

宋高宗赵构被金兵撵得一路南窜,气喘吁吁跑到杭州落了脚。皇上恳请被自己赶下台的宰相李纲官复原职,李纲强硬地提出了十项条件,皇上无奈一一照办。当时首都开封还在宋军手中,但宋高宗死活不愿再回去。李纲建议先定都南阳,认为这地方“西邻关陕,东达江淮,南通巴蜀”,离开封也近。皇上口头同意,却按兵不动。当时的开封市长宗泽再三敦请皇上移驾开封,以提振三军士气,皇上置之不理。宗泽忧愤成疾,连呼“过河”“过河”而死。

## 450.老而愈辣

秦桧做宰相,面对众人要求北上抗金的呼声,对宋高宗建议说:“干脆这样办:北方人回北方,南方人留南方。”皇上不愿意说:“屁话。我是北方人,难道把我交给金兵?”对于秦桧的和谈方案,吏部尚书晏敦复(大词人晏殊的重孙)表示强烈反对。秦桧派人贿赂晏敦复,让其少说话,老晏回答:“没门。姜桂之性,到老愈辣耳(我这颗姜就是越老越辣)!”

## 451.诏谕江南

宰相秦桧执意与金国和谈,金国致南宋的国书中竟然使用“诏谕江南”的字眼,宛然是统治者的口气。宋高宗赵构响应和谈,命礼部侍郎曾开拟诏回复金国,曾被开拒绝。枢密院官员胡铨上疏皇上说:“金以‘诏谕江南’为名,是欲臣妾我也。皇上你现在的位置是祖宗留下的,咋能坐着祖宗的位置去给金人当臣子?”话说得很难听,宋高宗只当没听见。

## 452.杖罚大臣

遇到坏皇帝,大臣连只狗都不如。明武宗朱厚照喜欢游猎,经常微服跑出官去吃喝玩乐。太皇太后孝贞女士病故丧期,皇上照样宴乐不休。谏议大夫舒芬上疏提意见说:“按规矩,治丧期间,陛下三年之内当深居不出。”皇上根本不听。几个月后,明武宗诏令准备南巡。舒芬等大臣坚决反对。皇上恼了,诏罚舒芬等人跪在宫殿台阶下五日,期满复杖之三十。舒芬是领头者,几乎被打死。最终处理结果是:降职外调,带伤上路。

(老白)

@——投/稿/邮/箱

ycby2013@qq.com